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德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爲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標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爲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唯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致福

范曰禍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相之祥也其父以爲不祥巫祝所以爲不祥者神人以爲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爲倚伏特未可知也唯聖人爲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杖長倍其身屬其經並趨並馳弄七劍送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懸戲者

如今之絕倒技挾者

聞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今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敬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擗我之經月乃故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

德行之爲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將微利之心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容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

驛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絕塵弭蹶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屨薪菜者

負薪薪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屨薪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也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騮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盧曰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辨也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用

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臯之無數倍也故穆公以為敗伯樂以為能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森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

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然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臯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絕塵弭蹶遂之不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宜足以識此可以

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

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

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

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聖人之道

范曰牝而黃牡而騮相去遠矣九方之相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則忘其外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為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

○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  
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  
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  
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  
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  
欲治其國先備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  
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真治身其緒餘以為  
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國家之本在身善為國者  
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

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  
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  
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為也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  
之乎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連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怨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  
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  
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  
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  
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為高官益大  
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為  
大祿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速而  
無失其為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  
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  
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

信鬼神與機祥

盧曰機守居希切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  
人機機祥也

○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  
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  
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  
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金道者  
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  
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唯處眾

人之惡而不爭者為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眾人之所惡不以其  
好累乎其心以寢立之封孫叔敖所以戒  
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橋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  
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因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遂將者焉既為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  
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  
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  
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

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  
矯名過當者未嘗不知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  
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  
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難於有累聖人  
所以有身為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吝招辜燕人以力爭過害  
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管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榆吐合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  
故大笑

飛禽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  
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  
謹於天下勇請與若等勦力一志率徒屬必  
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眾聚積

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凌  
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  
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  
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  
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我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  
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入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雙夫又喀喀而吐偽愚也哉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啜爾之與乞乞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柱厲叔事晉教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麥冬日則食橡栗晉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己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己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懲忿窒慾而刻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

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非子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己者哉以對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者則吉臆惡積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為達生以仁義為桎梏以屋宅為禪袴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真理乎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慎也日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慎乎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美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

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

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

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

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意愈甚心都子曰大

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

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

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

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為道也一失其

羊而奔破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

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

是矣

政和自道術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

天下之人各自為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

人之大全此多歧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

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

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

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

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

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

以貫之豈以多為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

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

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揚

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貞歸一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

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

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

質之真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

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者妄也真偽強生分別名實震乎

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揚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慎為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

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

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為善無近

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

不伐者慎為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

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觀所爭則其流生禍

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

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殞

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

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無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無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畏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諭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莫為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

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况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備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亦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耶耶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且放生亦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思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眾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眾人皆觀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

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匝

齊田氏租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為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知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然形名而降大則創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

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豈其然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象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耶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况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欲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復多利則以為榮獲少利則以為恥代人亦執知榮恥之實者乎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己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以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匄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

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范曰以內觀為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馬醫而不以為辱以外慕為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遠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理當也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政和處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

以不行也范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踐可

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詭能使人之不疑哉人有亡鈔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鈔也顏色竊鈔也言語竊鈔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

竊鈔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鈔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鈔者



意所偏感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鳥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欲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藏猜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抹之沈淪性真迷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鈔者

白公勝慮亂  
○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罷朝而立倒杖策殿上貫頤

錄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鄰人聞之曰順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躋林垣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連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焉所言無身非誰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已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亦符天瑞為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頤齊人攫金而

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